

定價人民幣 300元

新華活葉文選

第349號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橋路一號

經售處華東總分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版

7,001—9,000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 達

一 『實踐論』——無產階級實踐的哲學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是馬列主義實踐理論的發展，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它是中國革命行動的理論，是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科學總結。

『實踐論』特別指出辯證唯物論兩個最顯著的特徵，即階級性與實踐性，表明了辯證唯物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它首先說明實踐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礎，為認識主體的人是屬於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的人，是屬於特定社會的特定階級的人，而人的實踐，也是社會的，主要的基本的實踐是生產和階級鬥爭。人類對於自然和社會的認識（知識），對於階級社會的規律性的認識，都是在生產和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得到的。毛澤東同志在另一個地方這樣指出過：『甚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甚麼知識呢？沒有了。』所以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精神，貫

串於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鬥爭的領域，因而，關於經濟政治及文化領域的知識，『無一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人類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知識的歷史，適應於社會實踐發展的歷史，『一步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是在近代大工業發達而無產階級展開階級鬥爭的時代才形成的。正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鬥爭中鍛鍊起來的，所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它的真理性，首先由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證明了。

列寧說過：『認識是面向着真正存在的東西，這東西是對主觀的意見獨立地現存着的現實性。人類的意志以及他的實踐之所以不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它把認識和自己分開，把外的現實性不當作真正存在的東西來看待。認識和實踐的合一是一必要的。』毛主席的『實踐論』，正是發展了列寧的這一論點，在『實踐論』中首先指出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覆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從毛澤東同志這樣的結論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人們的認識，是從實踐發生而又復歸於實踐，認識必定不能離開實踐，實踐又必然地滲透於認識當中。

無產階級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是和無產階級分不開的。馬克思說得好：『哲學在無產階級之中找到了它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在哲學之中，找到了它的精神武器。』所以，這一哲學是當作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武器，在無產階級鬥爭中，由馬克思所創造所鍛鍊出來的，它為着無產階級，並專屬於無產階級。它是一種既具有實踐性又具有階級性的科學。倘若有人把辯證唯物論單純地當成一門

書本上的學問，那便是根本不懂得無產階級哲學的物質基礎，因而也就永遠不會明白辯證唯物論是戰鬥唯物論；同樣，倘若有人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單是主觀地企圖盜用無產階級的武器，那也就是永遠做不到的事情。

一九四七年，在解放戰爭期中，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指出人民解放軍所以打敗蔣匪幫的主要方法之後，接着說：『蔣介石匪幫及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同志的這樣的論述，正是論證着無產階級的軍路思想，是有着高度的實踐性和階級性，其他階級是不能盜用的。

『實踐論』正是這樣軍路思想的哲學基礎，因而『實踐論』也就必然是無產階級的實踐的哲學。

二 『實踐論』——論證了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

認識是否是真理，要拿甚麼標準來鑑定呢？這鑑定的標準，只是實踐。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裏，特別強調了這一點。馬克思指出過：『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不是真實的論爭，乃是一個純粹煩瑣哲學的問題。』企圖在實踐以外，提出『客觀的真理，是否符合於人的思維』這一問題，乃是煩瑣哲學，那是資產階級御用學者的工作，我們不但要鄙棄它，而且要打擊它，鬥爭它。讀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便可以透澈地瞭解，只有實踐才能證明認識的真理，糾正認識的錯誤。列寧指出：『人類和人類一般的實踐，是認識的客觀性的檢證和規準，』只有『實踐才提供着真理的客觀標準』。斯大林也指出

過：『科學所以叫做科學，就是很仔細地傾聽實踐的呼聲，所以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

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認識了中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經歷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一認識的真理性，已由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兩年來新中國建設的成就完全證明了。又如毛澤東同志在領導反帝的鬥爭中，分析目前國際間的情勢，估計中國人民的力量，認識美帝內部各方面的矛盾，就斷定美帝國主義是一個紙老虎。這一認識的真理性，也由中國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在朝鮮粉碎美帝侵略軍的戰爭完全證明了。由實踐所證明為真理的那種認識，又反過來能夠指導實踐，在這裏也得到了說明。

為甚麼只有實踐才是認識的真理性的唯一標準，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標準呢？這有兩個理由：第一，認識從實踐發生，為實踐服務，是實踐的一個因素。我們做某種工作，遇到困難，發生了問題，於是就想辦法，認識這困難的癥結所在，就依照這一認識的指示去做，困難果然克服了。這一認識便是真理了。我們修復淮河大橋時，困難重重，但我們運用科學的知識，定出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照着去做，這大橋便勝利地完成了。這淮河大橋的完工，是我們人民實踐的產物，而我們對於這大橋所運用的知識（認識），就體現於這大橋之中。這表示着知識是實踐的成分，並與實踐相統一。第二，認識離開實踐，就失其社會的意義。認識是意識的活動，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假使人們物質的生產的實踐，一經停止，社會生活就跟着停止，意識的活動也失其存在了。所以，真理的標準，只是實踐。

馬克思說：『人的勞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又說：『在勞動過程終結時出現為結果的東西，即是在開始時已經存在於勞動者的印象中，因而已經存在於觀念中的東西，他不單使自然的形態變化，同時還在自然物之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他所意識着並當作規律決定其行為種類的並使自己意志隸屬於它的那種目的。』這即是說，人要製造某種東西，就必須對操作的對象與工具有充分的研究，預先在頭腦中擬好圖案，然後按照去實現它。所以，我們要從事於物質的生產，或實行階級鬥爭，或做科學的實驗，必先就各種客觀條件，做詳細的研究，有了明確的認識，然後照着去做，以期達到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只有這樣，我們的認識纔會發生力量，才能指導實踐，增加我們勝利的信心和勇氣。

但是，人們的認識常有因為不能正確地反映外界事物的規律性，以致引起實踐上的失敗，不能達到預想的結果。譬如：有一些罷工鬥爭、軍隊作戰、民族革命都不能取得勝利，這是甚麼原因呢？這只是因為人們的認識沒有按照外界過程的實況去反映這些過程的規律性，所以在實踐活動中都不能達到預想的結果。人們要想在工作中達到預想的結果，必先正確地認識外界的規律性，然後適應於這種規律性去工作，才能勝利地成功，否則便招致失敗。但『失敗是成功之母』。中國人民革命的戰爭，曾經歷了大小若干次的勝利與失敗，而由於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能夠吸取這些次勝利與失敗的經驗，逐步認識了這一革命戰爭的發展規律，製定正確的戰術與戰略，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

還有，為真理之標準的實踐，完全是客觀的。我們依據對於某一自然物的認識去改造它的時候，若能達到預想的結果，這認識便是

真理，反之便是謬誤。真理與謬誤，由實踐來鑑定，完全是客觀的，絕不雜有主觀的成分。

總之，真理的標準只能是實踐，此外別無標準。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正是極其精闢地論證了這一點。

三 『實踐論』——發展了的馬列主義的認識論

列寧說過：『從活的直覺到抽象思維，從抽象思維到實踐，這是認識真理的辯證法的路程，是到達於客觀實在的認識路程。』『實踐論』發展了列寧這一原理，把由感覺（直覺）到思維和由思維到實踐這兩個過程，分別地作了透闢的說明，在由感覺到思維這一認識發展過程中，指出感覺是認識的低級階段，思維是認識的高級階段，前者是感性認識，後者是論理認識或理性認識。在前一階段，只看到事物的現象，外部聯繫，在後一階段，却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內部聯繫。只有從感性認識進到理性認識，人們才能發見事物的規律性，引出論理的結論。但這兩個認識階段，並不互相獨立，互相隔絕；兩者的差別，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兩者互為條件，互相滲透。所以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不懂得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法的聯繫，把兩者切離開來，各執一偏之見。唯理論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所以它流於主觀主義；經驗論只承認經驗（感覺的重複）的實在性，所以它流於另一種主觀主義成為庸俗的事務主義。

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從實際出發』，『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客觀真實情況出發』，就是從感性認識的材料出發。革命工

作者擔任某一任務時，必先調查『周圍環境』以及和這一任務有關的一切條件，搜集有關的一切材料，吸取羣衆的經驗，詳細調查各階層的生活及其相互關係，即『詳細地佔有材料』，作為『瞭解情況』的根據。於是我們來瞭解這些材料，進入思維過程，運用思考能力，就所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行動的嚮導』。這便是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

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主持農運工作，瞭解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認識了廣大農民羣衆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他早已建立了革命政權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理論。他為了認識農民的革命力量，於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二月，就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典型縣農運情況，作了系統周密的調查，分析了農民各階層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認定農民有莫大的力量能『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路上迅跑』。依靠並發動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消滅地主的反封建主義的革命理論，早在那時候樹立了。

『實踐論』分析了由感覺到思維的認識過程以後，接着分析由思維到實踐的認識過程，即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關於革命具體環境所得的理性的認識，即是革命理論。這種理論只有在革命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才是真理。所以，毛澤東同志說：『真正的理論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在這裏，『實踐論』發展了馬克思所說的『哲學的任務不是各色各樣的說明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這一原理，主張我們的認識不僅以曝露客觀的規律性為滿足，而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

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接着，『實踐論』更進一步發展了列寧『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行動』的學說，闡明了理論對於實踐的重要性，進而說明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問題。理論由實踐發生，仍須回到實踐中，由實踐來證明。由實踐證明的理論，才能組織實踐推動實踐。所以理論與實踐兩者形成爲統一，其統一的基礎是實踐。

此外，毛澤東同志對於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關係的問題，也做了精闢的論述。從他的論述裏，我們可知道：客觀世界是可以完全認識的，這是客觀的真理。世界既然可以完全認識，人類就能達到於絕對真理。但客觀世界，我們不能一次地完全地無條件地認識它，而只能近似地有條件地逐漸地去認識它，即只能是相對真理的認識。隨着社會實踐的世代綿延的發展，人類一步一步地認識世界的新方面，即由低向高地到達於各階段的相對真理的認識，這各階段的相對真理，匯成爲『絕對真理的長河』，而絕對真理成爲相對真理的總計。

人類社會都要到達於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在百年前認識人類社會所得到的結論。這一結論是客觀的絕對的真理。由於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努力，已經逐步接近於這一絕對真理了。蘇聯勞動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已表示着即將到達於這一絕對真理；中國和許多人民民主國家正在向它邁進着。世界勞動人民在改造世界的鬥爭中，一面改造世界，同時又改造自己的本性，『改造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關係』，『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與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四 『實踐論』——革命行動的指針

『實踐論』在最後對我們特別指出思想與實際的統一聯繫的問題，本來人類的認識，常是適應於客觀世界的變化發展而變化發展的。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基於當時革命的具體形勢的正確認識而擬訂的策略、計劃、方案等，在當時革命具體形勢沒有顯著變化時，只要是具備了適當的條件，是可以達到預想的目的的。但到革命的具體形勢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時，那就必須分析當前的形勢，來決定新的任務，因而從前的策略、計劃、方案就必須加以改正，才能達到預想的新結果。

革命的形勢是不斷發展的。毛澤東同志最善於應用辯證唯物論的武器，對於新鮮事物有敏銳的感覺，不斷地從分析新的形勢中『找出方針，制定政策，拿出辦法來』。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說明着這一事實。

我們知道：馬列主義的理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鎖鑰，而作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實踐論』，自然就是指導中國革命行動與建設新中國的總指針。在現在，中國人民正面臨着一個新興的時代，一切都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滋長着。新時代必然帶來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產生着新問題。我們為要向前看，為要使主觀不落後於客觀，為要使思想不落後於實際，為要使思想能與實踐相結合，那就必然勇於正確認識新事物，善於解決新問題，不能讓認識落後於形勢的發展而開倒車，不自覺地墮落為頑固派。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正是批判了這一點，指示給我們奮鬥的方向。

同時，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同志又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這是主觀認識超過於客觀實踐的發展，這和上邊所指出的錯誤，雖然是由不同的兩極出發，但在本質上都同樣是唯心的，都不合乎『實踐論』。像這樣的兩種錯誤，必須加以糾正。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我們的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這是『實踐論』在最後給我們最大的啓發和鼓勵。當前的國際間的和國內的形勢，也確切說明了這一點。在一九五〇年，中國人民剛一展開抗美援朝的運動的時候，國際間的形勢是另一種樣子，而今天的形勢大不相同了。在去年三四月間，國內的經濟情況是那麼一種形勢，而今天也大不相同了。我們面對着這些新形勢、新事物、新發展，那就必然要在實踐中把認識不斷地提高。因為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我們的身上。

在現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新中國，一切都在飛躍地前進着。這時倘若我們不能掌握『實踐論』中所指出的革命原理，對新鮮事物缺乏感覺，或讓『勝利沖昏頭腦』，那便必然會犯右傾機會主義或左翼空談主義的錯誤。這兩種錯誤都是在認識過程中把認識和實踐相分裂，其結果對革命是有害的。土地改革中『和平分田』或『亂打亂鬥』；生產競賽中單純地顧量不顧質；教學工作中只扣書本不顧時事，那都是不對的，那都是從主觀主義出發，那都是違背了『實踐論』。所以說，我們爲要保持認識與實踐經常一致，少犯錯誤，那就必須透澈地領會了『實踐論』中的革命原理，掌握了『實踐論』中的革命

原理。

蘇聯真理報鄭重指出：毛澤東同志這一著作，是『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的基本原理、關於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原理，關於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的意義的基本原理』。我們非常同意這樣的指出。的確，『實踐論』是一個極其富有指導意義的革命文獻，它是毛澤東同志長期革命經驗的科學總結，在這裏綜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指導原理，在今天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愛國主義運動當中，在全國人民積極從事生產建設和通過自我教育要求改造聲中，『實踐論』的發表是值得我們歡迎的，我們應當把它當為一個革命行動的指針來學習。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人民日報』）